



書經卷之五

蔡沉集傳

召寔

照反

復音

誠音

聲去

召誥

左傳曰

武王克商

遷九鼎

于河

南

東

北望嶽鄙顧廟在河每詹洛伊

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

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

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

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召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

先相並去聲

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朏敷尾反戊音茂○成王

進移爾反力遷紙反力各達反

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迤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庶殷殷之衆

潮音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

至則徧觀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豕一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

傳去聲楚各反達各反而振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

厥既命殷庶殷

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易去聲

復扶
又反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現音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現音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

現音

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現音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現音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持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我一矣尚何踈之有

現音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現音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易去
聲

好惡
並去
聲

瘝姑
還反
扶夫音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號呼
去聲

相去
同聲

鄉音
向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
 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
 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
 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
 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傳之子也而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勗去

緘反
魚

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矧冲之主
 於老成之臣尤易踈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者蓋君天下者之要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
 之辭也誠和若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畏于民之若險可也

治平聲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

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

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

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

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

也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也言化臣必謹乎身

漸將
康反

景古
影字
下同
朝音

幾平
聲

上相
去聲
下相
如字

其無逸之辭上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書經卷五

黃亮刊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求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其惟王勿以小民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顯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求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平

監平

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末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末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
 命雖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使去
同聲并下
去聲

治平

見音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
 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子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伴來以下成王錫命恭殷命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

大誥治四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

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

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

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

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灑音厘俘補耕反○乙卯即召誥之

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灑水西王城也朝會

之地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灑之間下都在灑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俘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

聲使去 同聲下 去同內 必聲反

聲相去

扶夫音

聲幾平

聲相去

聲幾平

朝音 朝上 聲

聲使去

其十之兆辭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侂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

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

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上

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

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

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

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

十之誨言周公曰王肇無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

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

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

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

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

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

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奠中

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神德

相去聲

使去聲

假音格

齊側皆反弗放音下如聲

幾平聲

庶有事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
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日記功

冠反古

左音右佑

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

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

於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

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

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

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

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載者記功之載

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

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

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

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

視功載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

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

燄燄厥攸灼斂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

此則論功行賞與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

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燦將次第延藝不

比此至反

燦式約反藝如反劣

見音

聞去聲

治平聲

功宗功

尊顯

之能禦

之冠故謂

之尊顯者

受此褒

以慰答

功臣受

此褒

之尊顯者

記功之

尊顯者

汝功臣

受此褒

之尊顯者

記功之

尊顯者

汝功臣

受此褒

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

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

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

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

侮隳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

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夔

乃時惟不來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

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遠用戾夔謨即反○此教養萬民之道也

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亂而非所以

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察言篤敘

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

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

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

至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朝音

書經卷五

二

姚全

德去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天俯，不作人也。

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予冲子夙夜毖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子冲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所退休之志，故示其**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

扶夫音

費音 秘 爲去 同聲下

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王曰公予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迪將其後**，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周

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音斃

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驛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

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為我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

王留等事也末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

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孺子來相宅其大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

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

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

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

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予曰

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相去聲

單與

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

辟必益反丹聲

子者有德之稱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我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俾來恣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

秬曰許反鬯丑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恣殷民而命

無釋反芳

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盛於裸王使人來戒

乾音

勅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祭也歟

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遘居候反厭於

爲去聲

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患者子孫萬年王伉殷乃承敘

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

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伉殷者若曰遷洛

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語

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駢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也以圭瓚酌秬

鬯灌地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

降神也

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 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

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命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

民于洛之時成周末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鑿三監之叛於是始

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聲呼去

聲呼去

聲呼去

聲呼去

聲呼去

至比
反毗

治平
聲

易音

更平

聲
照反

捨音

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惟四方罔攸實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
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
後乃曰伾來恣殷又曰王伾殷乃承
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
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
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
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
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
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
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

治平
聲

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
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王若曰爾殷

喪去
聲

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

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
意其為歎

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
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
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
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
以開諭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

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
肆汝小子

呼吉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
 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
 殷命蓋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
 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
 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
 天位自有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
 哉
惟帝不昇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也言
 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
 天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
 用言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
 降格與呂刑

聲並去 間喪 尾音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
 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已斯則上帝
 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
 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
 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
 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
 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
 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腹復音

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
 氏分存遠爾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
 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
 自反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
 矣
 所以脩其身恤祀者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所以敬乎神也

余清

操七
乃反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

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逸洪音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紂大

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

喪去
章同

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

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

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

也武成言祗承上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

是也于商者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臨汝

母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

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

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

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洪音

余清

邑猶伊訓所謂
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

正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王曰
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
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母違越
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
以開諭之

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
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
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略迪簡
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

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
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

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

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
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

而欲求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用得乎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
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樂音

又復扶

行去聲

比毗至反

應平聲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王曰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

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

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幾平聲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

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

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

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

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今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

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

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

扶夫音

書經卷五

王鎮

天

頑民雖愚亦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知所擇矣王曰之可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

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

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樂音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

也益戒舜曰周遊于逸周淫于樂舜

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

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

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

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

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

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

天命精微下至吠畝艱難問里怨詛

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當知哉實

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更平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

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子所猶處所也君

勤靜食息無不在是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以先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

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

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

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

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

相去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書經卷之三

三

黃亮刊

秦胡
慣反
里音

治平
聲

戊音
茂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之人無聞知乃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

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

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

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

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

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

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

乎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

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

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

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

咸又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其在高宗時舊勞

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然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

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

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

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

富去
業
百各

書經卷五

黃亮

見音悅

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
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
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其在祖甲不義
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

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

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

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

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

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二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

甲名者五帝以太甲為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

別必反
列應平
聲要平

耽都
合反
樂音
洛音

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

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

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

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喪去聲

惡去聲

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

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求為

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大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

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

言文王曰柔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發之耳

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暎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

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予調給

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

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

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

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

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

昃徒反 結反 足反 遇反 易去聲 喪去聲 音與 周音

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

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

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

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

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

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

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

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

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末

橫斂並去聲使去聲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

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

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

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

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

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

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

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

樂音

行去聲

誨反古

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譴張流反幻音

患○胥相訓誠

惠順譴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

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

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

其音聲並好入

鞅去 景所 聲平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

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

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

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

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

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

必變亂之如薄賦歛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

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

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

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懼豫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哲智也孟子以

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

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惟中宗高

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

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

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

樂音

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此

辟必益反

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求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綽

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

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求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

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

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

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胥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

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

聲長上

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怨以為己責則民

安而君亦安以為己怨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周公曰嗚呼嗣

王其監于茲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

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

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

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古文皆存○按此篇之

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

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召寔昭發同並又復反

聲呼去

奭施隻反

要平

復音

喪去聲

論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廼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及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

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

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

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嗚呼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

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

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求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

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

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

歷嗣前人恭明德

諶時壬反○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

背音

易去聲

施去聲

焜胡本反

天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

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謀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

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公曰君

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戊音茂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

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

見說音悅並下音同

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

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

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

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

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

問去聲厭反益反敷反

臣也亡書有成又四篇其又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

臣借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功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

而享國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

夫音扶下同

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

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

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

龜之上如著之筮天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

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

間去聲

辟必益反

屏必郢反

實字句絕

與國俱顯矣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

德而集大命於其身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夭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

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

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蔑莫結反○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

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

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

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

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

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

有殷之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丕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

散上聲

為去聲

平聲

見音

為去聲

見音 覆反 同音

聲平

父音
與去

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
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
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
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
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
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
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且自
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
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
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
勿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

復扶
又反
卷音

累上
聲計
丁計
撞傳
江反
齊才
諸反
又符
分二
反行
商與
神與

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勗不及未詳者造德不
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
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况敢言進此而
有感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
于高岡者乃詠其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實故周公云爾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
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
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
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
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
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焚結欲其解紓黠闇
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
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

闇與 變破 斧缺 斯之時 屈折 調護 心勞 力瘁 又非
平時 大臣 之比 顧以 成王 未親 政不 敢乞 身
爾一 旦政 柄有 歸浩 然去 志固 人情 之所 必
至然 思文 武王 業之 艱難 念成 王守 成之 無
助則 召公 義未 可去 也今 乃汲 汲然 求去 之
不暇 其迫 切已 甚矣 盍謀 所以 寬裕 之道 圖
功攸 終展 布四 體為 久大 規模 使君 德
開明 未可 捨去 而聽 後人 之迷 惑也 公曰

前人 敷乃 心乃 悉命 汝作 汝民 極曰 汝明 勗
偶王 在亶 乘茲 大命 惟文 王德 丕承 無疆 之
恤 偶配 也蘇 氏曰 周公 與召 公同 受武 王顧
命輔 成王 故周 公言 前人 敷乃 心腹 以命
汝召 公位 三公 以為 民極 且曰 汝當 明勉 輔
孺子 如耕 之有 偶也 在於 相信 如車 之有 馭
也并 力一 心以 載天 命念 文考 之舊 德以 丕
承無 疆之 憂武 王之 言如 此而 可以 去乎

喪去 聲否 部反 呼去 聲

語去 聲

勝平 聲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

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

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

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

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

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

余清

復扶

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嗚呼

復扶

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

復扶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

復扶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復扶

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

復扶

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

復扶

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

復扶

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

復扶

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

復扶

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

復扶

而從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

復扶

天越民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

復扶

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

復扶

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

復扶

召公其言語之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

復扶

際亦可悲矣

復扶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復扶

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

復扶

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君公踐歷諳練之

相去 夫音 扶

復扶

復扶

復扶

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

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

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

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

蔡仲之命

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

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

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

前之哀宰五百工鞶外亦言心

辟毗亦反

乘去聲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

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

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

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

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

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

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

傳去聲

見音現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

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

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繼以群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感然於三叔之刑幸

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

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行去聲

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仲

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

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間去聲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慎厥初惟厥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慎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

思其終者所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謹其初也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

屏音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率循也無母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

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

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

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

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

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

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

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王曰嗚呼小子

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母廢

多方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

淮夷徐戎並興則其事也疑當時扇

亂不特般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

有之故及多方亦諸體也今文古文

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易去

夫音 扶音 武音 韻音 丑音 韻音 反音 刀音 韻音 反音 韻音 反音 韻音 反音

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難也多方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
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
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
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
即念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
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
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碣碣之與美玉
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
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

書經卷五

卷

葉修

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

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慄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

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

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

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

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

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况

幾乎

應平

復抹

難去

慄反

現見音

書經卷之三

業修

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
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厥圖帝
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

邑叨他刀反憤陟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
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
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
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
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内嬖蠱其
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眾不能大進於恭而
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憤者則

度達
各反
塞入
聲

是為
去聲
下並
如字

日欽崇而尊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

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求主
桀既不能為民之

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
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
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
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
一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
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
求之天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降之也

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
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

桀於義民不能其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
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
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
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
惕然內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
愧乎

主 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
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
依也君仁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

知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
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

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亦能用以勸勉宥
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商先哲王世傳家法

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
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
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
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
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 嗚呼王若曰
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
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

聲幾平 上聲舍 聲累上 聲亦反 聲當去 聲亦反 聲必反 聲益反

現見音

列別必反

各度達反

喪間並去聲

冀觀音 聲易去

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鳴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脣有辭。紂

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章之上，當有闕文。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之。有，有之。

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也。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為政不

絜，潔而穢惡不絜，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

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覲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率合歲月者，非是或

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

幾平聲去聲

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
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
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

長反子

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
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
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
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玉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勝平聲
上聲
白音
上聲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
堪者能勝之謂
也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
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
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
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

涉反
拱反
許

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
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
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夫休明者也非
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
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
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
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
命而誓服四海茲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
何敢如

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
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

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

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夾輔之夾介賓介
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

諸音

聲要平

九反

監古

長上

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
 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
 也此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
 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
 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
 是教

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
 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
 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

奔走臣我監五祀
 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
 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
 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
 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耳今言五
 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
 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

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
 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
 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
 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靜則身不安

不和順天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

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

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爾尚不忌于凶德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也穆

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

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

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

哉微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

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

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

勸勵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

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離逖爾土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

願普禾反探他合反

幾平聲下與予音潮朝音

幾平聲上

合入 不又 聲平 復扶 又反

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
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
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
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
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
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
有所畏而不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
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
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
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
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
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
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

長上 同聲下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皆古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

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綴朱衛丁劣二反賁音奔○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鮮上 聲

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長上
同聲下

行去
聲

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法之有司曰準人二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
 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謂準人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
 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異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
 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古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
 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
 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
 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

又復扶
聲語去
宜反初
參初

喪去
聲

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
 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
 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
 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
 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臯
 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
 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
 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
 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
 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
 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
 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
 教下而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謂之教也後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
 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
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
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
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
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
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
而不浮其名也主俊說者謂他日次補王宅
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
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
嚴思而不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
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
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

勿去
同聲下

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具德未易徧觀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鳴
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譬音敏奄衣
檢反○羞刑

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
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
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
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
甸萬姓焉甸者井牧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
其地什伍其民也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

長上
聲

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

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問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

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有伯是也

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虎賁綴衣趣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此侍御之官也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大

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見下音 並同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

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十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

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

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

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

蕩上心而見尹伯以大相維體統所係而見是非而見尹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若大都小伯則文武之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既條陳歷數文武之眾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眾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

賁音 反此苛 長上

長上 大音 泰

易去 聲去 惡去 聲

數上 聲

現見音

反阪音 監平 聲現 下同 治平 聲

夫音 扶朝 音潮

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司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

子夷微盧丞三亳阪尹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

毫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丞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

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

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庶士之文

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入以為官使何其盛

歟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

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

說故略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

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今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

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

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巳漢孔氏曰勞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

於求才逸於任賢茲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

益專也上言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蓋信任之

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

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

位之意毫釐之辨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

現見音

書經卷五

見

陳國祥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不基

無音

率循也救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

樂音

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

洛音

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

去聲

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

散上

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

聲

德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

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

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嗚呼

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不不基也

相去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聲

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間去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

為於

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

度所反

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

度所反

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

夫音反

察其所安人焉度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

夫音反

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

夫音反

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

夫音反

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

夫音反

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

夫音反

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自一話

夫音反

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夫音反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末終

夫音反

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鳴

夫音反

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夫音反

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夫音反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夫音反

東國洋

之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
 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
 失也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
 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
 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
 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惟有司之
 牧夫即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此意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

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
 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
 繹之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
 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
 以能俾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
 乂也歟

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

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自古為國無

小人而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
 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
 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
 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
 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
 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

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惟有司之
 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
 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其克詰爾
 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相去聲 便平聲

暗與同

間去聲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烈治

治平聲

現音

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

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

服也觀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

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

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

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

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誥兵之訓繼勿誤庶獄

之後犴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衆

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

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

民命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

陶曰彰厥有常以古哉常人與古士同實而異

好去聲

升魚反

也名者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罰而以蘇公式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

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

生以温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

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

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

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傳去聲

平聲

書經卷之五

書經卷之六

蔡沉集傳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

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

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

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

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

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

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一歲

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

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

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

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

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

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

論去聲

朝音潮見音同

治平聲

要平聲

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

辟必益反

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代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

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

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曰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

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

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今予小子

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 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

然蓋修德者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

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

曰保者保其身體備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

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

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

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

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

者豈足以任此責哉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官不必備惟其人出也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

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

言化者天地之用也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

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

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

於後公孤之分如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

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

治去聲 長上聲 章向聲 相去聲

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

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

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

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

易去聲

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疆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密土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民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

相去聲

數上聲

潮朝音

量去聲

數音

不阜厚而化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者可見矣

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者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

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蓄勅六反○

度達各反 喋音 喋更平聲 錯音

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

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己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戒爾卿士功崇惟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反

戒卿士也五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位不期驕祿不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幾平

期修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

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

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

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居寵

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修亦通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

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

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

失者以寵利為樂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

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

任推通回反厯莫江反○賢有德者也能有

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

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

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

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

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

勝平

責如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

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

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

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

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

洛樂音

揜與同

五平

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

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

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

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治去聲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

復扶反

逸豫昌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

下四語所謂周公之猷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

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

間下去聲

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

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

當去聲

苾蒲反

志反於心
字乃作
小字
乃作
細字
乃作
去聲
與

文反
根

度蓬
各反
抽音

斷都
玩反

行去
聲

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為陳迹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

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革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圖厥政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繹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

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已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

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

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

為此言矣嗚呼此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

其所以為成王歟

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

與子音

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君也。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狃

夫音扶

于姦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俗風俗也。狃于姦宥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未化。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簡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行去同必反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良則人勵行。不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好去聲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亮堅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

亮堅

辭於末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

好去聲

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

同聲下

乎及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

略反

今及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

孳音

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

孳音

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

矣未世

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

旋音

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

並平聲

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

並平聲

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

聲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

相去聲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

齊側皆反

子王乃洮頹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頹

齊側皆反

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齊側皆反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

齊側皆反

音全○同召六卿下至

召寔

齊音
長上
聲帥
音率

重平
聲
肆羊
至反

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

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

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

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

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

命召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也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

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

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

發訓命汝統言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饜

曰疾甚言曰病在後之獨敬

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

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

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

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

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迺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也成

幾平

現音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

艱難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

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柔遠能邇安勸

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

夫音

幾音

治平

現音

德所施公平周溥而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

無以劍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

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

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

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

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

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

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

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

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

乙丑王崩還音旋○綴衣帷帳也羣臣既退徹縣東首於北牖下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

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

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

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

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

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

朝音

懸音

書經卷六

樂廷

聲相去

張去

重平

聲純

下章

並同

敬文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
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
條一節亦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
不可廢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林伯相召公也召

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衣衣隱豈反○

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

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衣屏風畫為

斧文者設黼衣帷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

純華玉仍几篋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覲

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挑竹枝席也黼白黑
雜繪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

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

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

文貝有文之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

貝以飾几也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

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

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

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

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
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越玉五重陳寶
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赤刃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

聲重平

潮音

琬琰於

琬琰以

琬琰反

音焚

書經卷六

三

范一郎

笑削音

傳聲下
中聲庸
車尺同
遮反
共音
恭中
去聲

斷都
玩反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

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

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

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

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

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

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

垂舜時共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

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

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

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

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

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

以象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大

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

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太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

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

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

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

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

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

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

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

范一節

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

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幾立于東垂二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凡鈕

幾音遠○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

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

刃刃外嚮也堂廉曰凡冕大夫服劉鉞屬幾

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

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

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

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

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

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

及秦漢陛插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

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插或

環以椎埋器悍之徒有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麻冕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

冒音

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

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太宗宗

伯也彤

相去 聲去 守去 聲去

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

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服用皆曰御

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

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

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

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

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

揚文武之光訓也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亂治也王

治平聲

宿肅古字通用

洗盥更手反聲在早探音灌相去聲

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

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逝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

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醉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

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

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太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書經卷之六

卷

熊楚

保受同祭噤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齊才諸

酒至齒曰噤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

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

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歆神之賜

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

雖飲福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

亦廢也

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

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

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

禮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

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

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

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

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若

筐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復扶
又反
下同

見音

乘夫
聲去

朝音
潮下

召寔
照反

見音
下同

重平
聲重

夫音扶
舍去聲
遂音

喪如字

姜以九反

見音現

遺去聲

壞音恠

好惡並去聲
去聲施

見音現

勝平聲

見音現

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舍者遂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

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

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

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惟西土之眾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

新陟玉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邀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玉畢盡

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

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

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

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

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王若曰庶邦侯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者報誥而不及羣臣

在喪故稱名春秋嗣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

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不平富者溥博均平

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

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

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

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

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

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符之以天下之大也

康王言此者求助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羣臣諸侯之意

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伯父康王言文武所

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

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

聲幾平

聲遺去

聲去

聲必

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

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

葉尾郎

冠去聲 齊音 衰音 音現 同下 復扶 又反 傳去 聲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册王命作冊書豐刑此為作者傳聞舊語得莫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册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

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王若曰鳴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

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相去聲 別必列反

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迄殷頑民遷

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

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

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

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道有升降政

予一人以寧言化之難也

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

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

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必殷

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

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

勸慕矣

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

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

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

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

仰去

聲行去

音潮

又復反

列別必

列反

畫胡

麥反

葉松

聲處上

易聲去 七聲入 反音入 志音入 好音去 聲去

詩寒 歌反

樂音 洛

善惡惡瘴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
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
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
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
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
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
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
為善之福所謂別惡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
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
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
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政
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

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
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

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高俗則尤為對
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
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
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
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公者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

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素養其能由禮者鮮
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
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
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

古人論世族者發之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

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

長復上
聲又復
扶又復
反又復
去又復
見又復
現又復

惟艱倭枯瓜友。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

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

端，徒以服飾之美，倭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倭，百邪並見。將

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

心，而其所以防閑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

其邪者，猶甚難也。

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

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

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

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

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

以為之說，蓋善無微，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

訓于何以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為訓乎。

葛最祖
外反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葛

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

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

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惟周

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

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求膺多福。殊厥

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

非治下
治去致治
聲去聲治
平去聲治
施去聲治
聲去聲治

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

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

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

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

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易去聲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于周禮

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惟予小司常云日月為常。書日月於旌旗也。

子嗣守文武成唐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惡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

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不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

現音

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

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

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

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

別列必
長反

處上
聲行

易去
聲

予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
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
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
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
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
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
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

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

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不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

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

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

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

復扶
又反

辟必
益反

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

岡字 中下 書當 長而 滿非 從口 也 執音 薛音 爭去 聲 音 奔音 上聲

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岡命

岡俱末反。穆王命伯岡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

有。○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岡，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怵，勅律反。伯岡，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昔在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衷，其侍御

僕從岡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

邦咸休。

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

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

糾吉 糾反 糾反 糾反

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今予命汝作大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

齊側皆反

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

長上聲

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所不及或曰周

長上聲

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

惡去聲說音悅

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諂

長上聲

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

壁音

不特辟除府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

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

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

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

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

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口

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

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爾無昵于儉人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

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

佛音 阻音 齟音 齬音 見音 現音 至反 毗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王曰嗚呼

欽哉求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

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

舍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

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

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

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

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

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

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

矜惻但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

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

造七到反甫父音

思去聲聲操倉刀反舍音捨

處上聲

夫音扶

歛去聲

傳去聲

度去聲各反說音先去聲見音下

獸平

燭屬音

跋痛
發反
古反

大井

復扶
別反
列必反
漸將
廉反

治平
聲

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敗之之辭也

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蚩尤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

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劓反則而志反椽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取耳椽黥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

無罪不復以曲直之民與胥漸泯泯禁禁罔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紛○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

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

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

此音又重平聲

少去聲

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過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

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

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以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

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

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焄蒿妖誕之說舉

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

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

同反扶堯如苗燭

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

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

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

以德明而天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下無不明也

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典以正民

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

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

應平 辟反 亦去 與下 不與 同聲

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

德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

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

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臯

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

如此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

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與

伯夷禹稷雜稱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

民斐棼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者精白之

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

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

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

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

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

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

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

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

昔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

與天為一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者如此

斷都
玩反

為夫
同聲下

舍音
捨探
平聲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

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

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

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

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

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

啓迪斯民舍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

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

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

若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

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當
聲

惟求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

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

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

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

辟亦反
同下並
音夫

度達
各反
扶夫音

造七
到反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
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
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
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
救運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
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
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
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
福其未久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而不替矣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
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
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
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
其意以明二者之
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

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

也師眾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

也乎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

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

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

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五過之

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

克之也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然也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
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
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
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五刑之疑有赦
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核與
下華
反初
參初
金反
差初
宜反
應去
同聲
支疵
反才

見音
同現
下音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

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

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

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

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墨辟疑赦其罰百

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同亦辟鑊閱實其罪

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

罰六百鑊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鑊閱

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

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鑊胡關反○墨刻額而

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

刑也六兩曰鑊閱視也倍二百鑊也倍差倍

而又差五百鑊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

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

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

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

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

同亦辟

又復扶

扶夫音

治平

見音

下服

反之上

反之上

推通

於鞭并人於鞭并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雖大辟亦贖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

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

小亦皆有所謂小罪非皆者是也若謂罰之輕

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

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

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

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

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

非齊者法之權也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

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

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罰懲非死人極

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

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長上聲

去聲

上聲

去聲

上聲

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

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

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

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

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

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

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

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

度各反達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聲

斷反都
玩反語
獄魚
戰魚
列三
反

相去
聲

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
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
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
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
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
之也此言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

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

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

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求畏惟罰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

汚音
烏
六反
六反

屬音
燭

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
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
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
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
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
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
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
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
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
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
文有未詳
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

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

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

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柎鬯弓矢作策書命之

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

背音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召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

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恤朕躬

嗚呼有績予一人末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

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

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

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難去聲

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予嘉扞侯旰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

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

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

嘉美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

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

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也彤亦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

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

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

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

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

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

復扶

又反 句音 鈎去 傳去 聲間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去上 聲 去聲

書經卷六

陳友諒

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歟存之

秘費音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更平 應去 聲平 治平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帥音

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

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往者猶曰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乎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救連條反敵舉

縫符 容反 楯豎 尹反 率取 內反

天反甲音的鍛都玩反○救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弓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其序也

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牯音谷獲胡化反斂乃結

反穿疾郢反○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獲穿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

塞入 同聲下

丙音

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

各渡反達

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

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任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

者亦有常刑此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嚴部伍之事

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積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峙丈理反揆去九反揆音貞芻隳俞反茭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

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

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

也積榦板築之木題曰積榦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

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

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積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傳去聲

秦誓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

葉

公帥
三音帥
如字
殺何
交反

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殺囚其三
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
文古文
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

首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

追未遷之善猶可及及變歲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

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

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

既往之失而冀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

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論蒲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辯給貌論巧也

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

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

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

幾平
聲去

佗魚
乞反

音

復扶
反反

扞侯
格反
客胡反

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

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箇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

容有所受也彦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

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達背違之也達窮達之

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杌隍曰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五忽反

○杌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

申繳上二章意

好去聲

易去聲好去聲下同

惡去聲

昔音

繳反古

書經卷之六畢

由一人之學對亦尚一人之學... 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 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 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 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 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 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 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 壁中之舊復合序為一篇以附卷末而疏... 其可疑者於下云

思去聲

屬音 合音 閣音 去聲

於見 形見 識見 如字 復扶 又反 下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
○虞舜側微堯聞

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
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側微微賤也歷

試編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也今按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始而

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
○帝釐下土方設居

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漢孔氏曰言舜

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
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

之功興也稟勞飭賜也凡十一篇亡今
按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臯

陶穴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

謨益稷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

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為舜申禹使有

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

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
○禹別九州隨

足以知禹臯陶之精微者哉
山濬川任土作貢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

濬川之流任土者任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

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

失政與鄭戰于緇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

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

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

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為夫

別必

列反

音恭

劉原

父云

共當

作血

古文

相似

稟音

稿餼

依據

反勞

去聲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須音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章意刊

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

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酒淫廢時亂

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耶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

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

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

鳴條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

咸有一德師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升自師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

啓其陋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

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

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為欲遷

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 朥祖叢反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

非聖人所急篇亡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大坰地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

契私 列反 告與 學通 枯沃 反

復扶 又反

相去 聲隔 音而 篇亡

要平 聲

誥咎單作明居

復失又反咎巨九反單上演反

○一篇亡○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孟子曰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

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

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

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祖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為服仲壬

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為叔父為之後者為之子也祇

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

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

又反

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按孔氏云桐湯

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為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

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

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指不通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

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

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

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沃

潮朝音聲相音茂去

刀囂牛反

為去聲

覲音

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
丁第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
也巫咸臣名顛相耿皆地名顛相在河北
耿在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
五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
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
遷而作序者攷之不詳繆云耳也又五邦云
者五國都也經言亳顛相耿惟四邦耳盤庚
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
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
自有五遷誤人甚矣 ○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按經文乃審厥

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
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傅巖之

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
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
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
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 ○高宗

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祖已訓諸王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

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雒載籍有所傳歟然經
言典祀無豐干毗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
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 ○殷始
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篇亡

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

黎咎惡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
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又知周實
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
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 ○殷既錯天命

惡去聲

說書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者十一年

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

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

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

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

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

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

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

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誤

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

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

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

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

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

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

聲間去 聲觀去 聲放上

扶大音

兩去 聲賁 音奔

乘去 聲

長上 聲 識音 志

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戎車馳車也古者

一乘馳車戰車革車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

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

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

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武王

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武王

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歸馬

放牛也武

成

歸獸歸馬

放牛也武

成

歸獸歸馬

放牛也武

成

歸獸歸馬

放牛也武

成

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
何獨先取於歸馬放牛哉
○武王勝殷殺

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序

自相顧為文
未見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
○西旅獻獒太

保作旅獒
也獻貢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亡篇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

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叔

蔡叔霍叔也以其
監殷故謂之三監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微子封於宋為湯後
○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

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
唐叔成王母弟畝也穎穗也禾各一壟合為一穗葛氏曰唐

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
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

亡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作康誥酒誥梓材
按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

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
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序之繆誤蓋無

可疑詳見篇題又按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
簡遂誤以為成王之書而孔安國又以為序

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耶
不可攷矣然書序之作雖不可必為何人而

見音

分去

潮朝音

監平

聲去

應下平

現音

可必其非
孔子作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

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使來告卜作洛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

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考之不詳以為

○周公作無逸○召公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題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

公作君奭
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

說之陋有
以啓之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

王政
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

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史記作薄
○成王

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

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

官
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耶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

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賄賂也義未詳篇亡
○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告周公作亳姑
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

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
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

召寔
相去
同聲
聲去

還音
又復
反排

終

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篇亡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

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

誥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義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

例諺○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

命分居里者表厥宅○穆王命君牙爲周大

司徒作君牙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

王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穆王命伯冏爲

周大僕正作冏命○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

呂刑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辟之制豈專爲夷狄不爲中夏耶或曰

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夏承虞

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其非古制

明甚穆王耄荒車轍馬跡無所不至呂侯竊

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

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錄之至其

篇首特以耄荒二字發之其意微矣詳見本

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有所傳○魯

爲去聲

帥音

徐徐戎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黃周賢

還音
施音
謀音
牒音

嶠還歸作秦誓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之謀不聽蹇叔之言序文亦不明此意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開州吉登

樊獻

書序



書田山

